

双枪老太婆时代风影再现

《一双绣花鞋》的延伸阅读

周恩来

情报工作者要像六月

风荷

出污泥而不染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况浩文◎著

风荷

风荷

况浩文◎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荷 / 况浩文著.
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8.9

ISBN 978-7-5404-4198-2

I. 风… II. 况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3182 号

风荷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作 者: 况浩文

责任编辑: 曾昭来

整体设计: 进 子 吴学军 蒋武智 郭 燕 李俏丹

排版制作: 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<http://www.hnwy.net>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= 787 × 1092mm 1/16

印张 = 19.5

印数 = 10000

书号 = ISBN 978-7-5404-4198-2

定价 = 3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序 曲

触目惊心的1967年。

一弯秋月残照着如滕舂巨舰的山城，昔日华灯绽放、人流如织的市中心的繁荣景象已经荡然无存。大街小巷的门墙虽然曾被油漆刷得通红，但经过风雨侵蚀逐渐显出斑驳的裂痕，东一片西一块活像长了牛皮癣。红黑相间的大字报贴遍了十里长街，上面尽是些“北京来电”“严正抗议”“打倒走资派”“揪出大叛徒”之类的醒目标题。有的大字报大半掉落，在萧索的秋风中瑟瑟发抖，随风起舞，活像旧社会出殡时的引魂幡招摇于市，似乎在为这座英雄的城市哭丧、招魂。

这时，市里学校全部停课，工厂大都不再冒烟，年轻的农民弟兄也扔掉了锄头、钉耙，进入乡场、区县去闹“革命”，很多人民公社成了“人民母社”，谁也不管春种秋收。城市居民吃粮咋办？全靠亲人解放军用拉大炮的重型卡车到邻近专县调运救急。“革命”形势越来越好，可人民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糟。

靠近市中区朝天门的一座小山脊上，建有十几栋简朴的机关宿舍。这时急匆匆走出一个身材修长、穿着褐色衫裤的女人。她的装束相当古怪，头上戴着一顶黑布帽子，将头发遮得严严实实；已经夜色如墨，却像盲人似的戴着一副宽边茶色眼镜。她微微低着头向山坡右侧的河街走去，对谁也不搭理，偶尔遇见一两个认识她的熟人，却都像逃避黑死病患者一样迅速将头侧向一边。

河街通向长江边上的轮船码头，在一盏昏黄路灯微照的街角，有一家小小的香烟店还在营业，卖着“劲松”、“黄金叶”之类的凭票供应的香烟。小店前的石阶上，站着两个破旧衣衫上别着毛主席像章的女盲童，大的一个约摸十二岁，小的一个恐怕未满十岁。大盲童坐在小竹凳上，抱着一把破旧的二胡正在

演奏《东方红》，小盲童站在一旁和着琴声高唱。但那二胡音色十分粗糙，不时发出刺耳的锯声，让人听着难受。

她们面前摆着一只肮脏的乞讨小碗，里面稀稀疏疏装着几枚分币和一两张角票，这些都是上下轮船的旅客见着她们可怜而随手扔下的，偶尔也有三五个人围着这对盲童询问她们的来处，大盲童老老实实回答：“我们生下来就是瞎子，不满周岁爹妈就把我们甩到县民政局面前，被收容进盲童学校长大的。除了学盲文外，老师又教我们缝纫、篾编、拉琴、唱歌，日子还过得去。哪晓得‘文化大革命’一来，停课闹革命，老师们造了校长和县民政局的反，炊事员伯伯也出去革命大串联，学校没得饭吃，我和盲妹只有出来拉琴、唱歌，讨口饭吃。我们顺着嘉陵江走到大城，白天出来叫化，夜晚睡屋檐街角，马上要到寒冬腊月，还不晓得咋活下去。请伯伯、叔叔们行个好吧，我们今天总共才吃了两个烧饼……”说着说着，两行浑浊的泪珠，就成串地滚落下来。但在“文革”那样“贫穷面前，人人平等”的岁月里，又有几个既有善心又腰缠万贯的富人呢？一般的丢个两分、五分硬币到她们肮脏的小碗里，能够施舍一角、两角的人就不多见。但不管多少，两个盲童听着搪瓷碗里的声响，都要躬身行礼，连声称谢。

这时，那个身着褐色衣衫、脸戴宽边墨镜的女人，快步走了过来，轻声对大盲童说道：“还像昨晚一样，我来拉琴，你们两姐妹唱。”说完，她接过破旧的二胡，坐下调试琴弦。她是有备而来，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圆形薄纸板垫在琴筒的蛇皮上面，又将竹制琴码换成钢丝弹簧码子，再一调试琴音，马上变得温婉、含蓄、深沉。大盲童向面前围观的听众解释说：“我们不认识这位好心的娘娘，昨天晚上就是她帮忙拉琴，才让我们讨到了今天的烧饼钱和开水钱。她一分钱没要，还倒给了五角钱叫我们去买一个小竹凳，轮流坐着拉琴，免得坐在湿地上。”

“别说了，孩子，先唱哪支歌？”

“唱《远飞的大雁》。”

“远飞的大雁，请您快快飞，捎封信儿到北京，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。”

稚嫩纯真的童声，在轻盈飘逸的琴音伴奏下，柔和地飘散在月淡星寒的夜空中，是那样动听，又那样感人。紧接着她们又唱了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《红梅赞》。来往的旅客听见这些熟悉而又美妙的童声歌曲，不由得放慢了脚步；有的

人干脆放下行囊，驻脚静听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盲童乞讨的小碗里，分币、角票也越来越多，快大半碗了。这时，两个盲童唱得有些口渴，便对操琴的女人说：

“娘娘，我和小妹喝两口水，您先拉两支曲子给过路的叔叔、娘娘们听嘛！”

为了不致冷场，给两个盲童多挣几碗稀饭钱，操琴女人微微点了点头。她稍稍紧了紧琴弦，便凝神静气地拉起了《汉宫秋月》。她的琴声温婉圆润，幽寂空灵，弓弦里透出一股难以掩饰的沧桑与哀怨，把人引进了一个遥远的旧梦，陷入对往事与故人的追思。忽然，她弓弦一转，琴声激昂磅礴，恰似暴雨疾风，音符里溅发出了历史的潮汐和时代的风尘。秋风摇曳着夜色，托负着琴声远远飘向大江，让人们神思远去，回味无穷。

一曲终了，不知不觉已围满了几层的人群，竟然爆发出热烈而又长久的掌声。因为人们很久以来都没听到这种节律回旋、悠扬深邃的音乐；耳朵里装着的尽是“杀杀杀”、“斗斗斗”，乃至坦克的轰鸣、震耳的炮声。这时，听众中挤出一对鬓发全白的老年夫妇，只见老太太无声地向盲童们的小碗里放进了一元钱，这也是碗内唯一的一张大票子。操琴女人不由得也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她又转身对小盲童讲：“这位婆婆给了你们一块钱，赶快谢谢。”

两个盲童听了，并排站拢，深深鞠了一躬。小盲童说：“谢谢婆婆，今晚上我们不用睡屋檐角了。”大盲童说：“爷爷、婆婆，要不要我们专门为你们唱一支歌？”

两个盲童真诚的心意感动了这对白发苍苍的夫妇。老婆婆抚着大盲童的头，带着浓厚的湖北口音说道：“我们曾经有个孙女，也像你这样大，可惜在武斗中被流弹打死了。她生前最喜欢唱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，你们会唱吗？”

“会唱，会唱。”大盲童转身又问，“娘娘，你会拉吗？”

操琴女人显得有些迟疑，但她架不住两个盲童的恳求、老太太眼神中的渴望和周围听众中逐渐响起的掌声。她的头微微一沉，弓弦轻轻一滑，一曲舒缓动人的前奏潺潺奏响，“洪湖水，浪打浪”如行云流水般在夜空中袅袅升腾。天籁般的歌声、琴声让人们听得如痴如醉，也让静谧的大江泛起微微涟漪，闪动着粼粼波光。

正在此时，斜刺里猛然响起一声暴响：“停住，哪个人在这里进行反动宣传！”随着一阵喧嚣鼓噪，七八个横眉怒目、戴着“卫东彪造反战斗团”袖章的男男女女，推开人群，横闯进来，歌声、琴声戛然而止。

小盲童不服气地说：“这是我们盲校老师教的歌，有啥子反动嘛？”

“龟儿子，你们敢唱‘贺龙领导闹革命’的歌，还不反动呀！？”一个身形矮胖、扭着大屁股的女人大声嚷道。

“我们先前还唱了五六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，那又咋个说嘛？”大盲童气鼓鼓地顶了句嘴。

“死瞎子，还嘴硬！”这个女的造反派头目霍地从腰间抽出一根铜头皮带，劈头盖脸就向大盲童抽去，孩子稚嫩的小脸马上出现了一道渗血的鞭痕。

“别打孩子，是我……错了。”操琴女人摘下墨镜，站直身躯，“要打，就打我吧。”

“哼，我们找的就是你这妖婆！”说着，女造反头儿呼的一把扯下操琴女人戴的黑布帽子，只见她头上一边长发过耳，另一边的头发则被剪得乱七八糟、寸寸竖立。这是当时惩治“黑帮女人”最流行的“鬼头”，又称“阴阳头”。在惨淡的月色映照下，这个女人让人看着不男不女，亦鬼亦人。

女造反头儿几步跨上高石阶梯，面对围观群众大声嚷叫：“我们是外经贸系统‘卫东彪战斗团’的革命战士，刚才接到革命群众举报，说我们单位的一个‘黑帮分子’在这里进行反动宣传，我们才赶来的。”说着，她横手一皮带抽在操琴女人的身上，“这个女人是资产阶级的大小姐，反动军官的臭老婆，还是混进重庆地下党的大叛徒。她不在家里深刻检查自己的罪恶，却偷偷跑到这里来演奏黄色歌曲，传播反动毒素，真是罪恶滔天。”胖女人越说越来劲，她一把夺过操琴女人手中那把破旧二胡，“咚”的一声摔在地上，琴筒被摔得四分五裂。“战友们，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，打！”胖女人将铜头皮带一挥，跟随她来的几个年轻人举起绳鞭、木棍，雨点般向操琴女人头上、身上打去。

操琴女人茫然无助地站着，眼里露出绝望的神情，清秀的脸上热泪长流。鞭棍打来无处避让，她只是双手护头，默默忍受，始终不吭一声。两个小盲童虽然眼看不见，但能听到鞭棍的声音，她们奋不顾身地扑向前去，用瘦弱的身躯保护着帮助她们拉琴乞讨的好心阿姨。

“要文斗不要武斗！”“要批要斗回自己的单位去！”过路围观的旅客们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爆发出了愤怒的呼声。几个膀大腰圆、操着湖北口音的青年，甚至冲进场内，夺过造反派的棍棒，折成两截，摔在地下。胖女人看到自己势单力薄，如果激怒了上百的过路旅客，自己非吃亏不可，于是就坡下驴喊道：

“好，我们把这妖婆押回机关去审问批斗！”她们恶狠狠地揪着操琴女人，吆吆喝喝，向坡上走去。

路灯昏黄的光亮，默默地照着两个孤苦伶仃的盲童，她们抱着那把破烂的二胡呜呜啜泣，绝望地在想：今夜将宿身何处，明天又该怎样乞讨生活，为什么这个世道变得如此无情？过了很久，她们才互相搀扶着、摸索着，傍着激流汹涌的江水，沿着空荡荡的河街，步履沉重地向前走去，宁静的夜空里又响起了她们凄凉的歌声：

“文化大革命播春雨呀，播呀播春雨，
浇得红花朵朵开，朵呀朵朵开。”

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，房门紧闭，那个大屁股的女造反头儿正拿着电话话筒在低声讲话：“我们在你指点的地方，抓到了那个妖婆，押回机关来了，下步……好，要她全面交代反动历史，深挖阶级根源……有什么新情况我马上汇报，再见，老桂同志。”

“我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罪恶的资产阶级家庭，但我和妈妈却是这个罪恶家庭中的罪人。我的妈妈名叫姚淑兰，原是一家小餐馆厨师的女儿，因为顶债卖到周家，作为大小姐周冰洁的陪嫁丫头，跟着她到了我父亲慕容松的家里。最初还是当个使唤丫头，因为她学过一些家传的厨艺，后来便下厨当了厨娘。

“大太太周冰洁原是杭州有名的大家闺秀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，和后来的一代名师吴贻芳既是闺中密友，又是同期毕业的大学同学。吴贻芳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，大太太却和我爹结婚，第二年生了个女儿，因为患猩红热早夭，再也没有生养。

“慕容家族在杭州也算得上名门望族，除在乡下占有大片桑园和茶山外，还在杭州城内开有绸缎庄、茶庄，并在嘉兴县开办了一家有三千绪的缫丝厂。我爹慕容松是独子，毕业于有‘东方哈佛’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，他的资产阶级恶习很深，喜欢狂嫖烂赌，和大娘周冰洁的感情很坏，长期分宿。他以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作口实，先后娶了两房姨太太，但都无生养，于是又在1923年将我娘‘收房’。我娘成了名义上的四姨太，但她还要经常下厨做菜，实际上只是个高级厨娘。我娘在1925年生下了我，虽然是个女儿，但我爹还是在四岁那年送我上学念书。到了1937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我家住的慕容大院就在杭州城东北角的三合村，离笕桥机场较近，所以首先就被日机轰炸。有一次一颗燃烧弹直接命中了慕容大院，大院被烧成一片废墟。我爹赶快将城里的绸缎庄、茶庄和嘉兴县的缫丝厂以很低的价格盘让出去，匆匆忙忙带着一家老小逃难，先到安徽屯溪，再迁湖南长沙，最后才到贵州省的贵阳市落脚安身。幸亏我读书的成绩还好，插班考进了当时设在贵阳市南明河畔、

马鞍山下的国立二十四中。我又办了个战区流亡学生——保育生的身份，得到一些补贴，才上了高中。

“经过几次搬迁，长期折腾，到贵阳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日渐窘迫。我爹的二姨太、三姨太过不惯艰苦生活，都先后回到浙江老家去了。贵阳家里只剩下我爹、大太太、我娘，另外还有一个年纪较轻的姓商的五姨太。这个五姨太原是个耍魔术的江湖艺人，不知怎么迷住我爹，嫁到慕容家来，不久又生了个男孩，因此格外得宠，后来竟然成了我们家的财务当家人。大太太周冰洁曾经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教书，当时教师饭碗紧俏，每年两次的‘六腊之战’十分激烈，大太太不屑于对校长和教务主任行贿，结果饭碗被挤掉，回到家里成天念《圣经》和《马可福音》，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、虔诚的天主教徒。但她绝不愿回老家当亡国奴，也十分关照我们母女。

“我爹是纨绔子弟出身，虽然在名牌大学毕业，但无多少真正本事。到处送礼托人，才在贵州省专卖局谋了个科员职务，干了不到一年，就因为写‘等因奉此’的公文不熟，两次被年轻科长训斥而愤然辞职，回家赋闲。家里坐吃山空，告贷无门，最后只得靠典当首饰、出卖衣物为生。家里日子越过越紧，五姨太几次提出要我辍学回家干活减少开销，但我娘和我抵死不干。幸亏当时国立二十四中有一位进步老师名叫马华，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，帮我申请了那时教育部设立的一种‘甲种助学贷款’，解决了食宿费用，才使我能念完高中。

“我娘包做全家饭菜，仍然是个全职厨娘。她的体质原来就差，又经长途逃亡，还要成天在潮湿阴暗、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做饭炒菜，在我读高二那年就经常大口咳血，到医院照光说她患了空洞型肺结核，已近晚期。医生意思马上进行手术，长期疗养，但家里哪有余钱给我娘治病呢？而且日食三餐还要她硬撑着打理。五姨娘又怕肺病传染弟弟，撺掇我爹规定娘下厨时要戴双层口罩，并且双手还要先在石灰水里浸泡三分钟。”

写到这里，一幅幅泛黄的影像，渐渐显现在正写交代材料的慕容纾眼前：

午夜时分，在一间陈旧简陋的小卧室里，姚淑兰躺在一间嘎吱作响的小木床上大口喘气。屋角一张小方桌前，慕容纾正在一盏光亮微弱的桐油灯下做着作业。听见妈妈呛咳的声音，她马上端起一杯开水，拿着两个小药瓶走到床前：“妈，你吃钙片和甘草片吧。”

姚淑兰勉强撑起身体，吞服了药片后说：“纾纾，有人告诉我说老白干泡大蒜能治肺病，大蒜的价钱比钙片便宜得多，而且家里就有，明天你向五娘要点钱，放学时打半斤干酒回来。”

“家里不是还有两坛子黄酒吗？”

“那是专门为你爹临睡前喝小酒做准备的，不能乱开来吃。”

慕容纾不再说话，又回到小桌旁赶功课。不多一会儿，门口响起一个刚刚变音的男声：“姐，爹说他心里不痛快，要四娘给他烫一壶老酒，做两个家乡的小菜，让他解解闷。”还没等到回话，门口小男孩的身影便消失了。这是慕容纾的同父异母兄弟慕容鑫来传达她爹的命令。刚刚睡熟的姚淑兰，听了猛然一惊，又慢慢撑起身来。慕容纾忙说：“妈，你躺着吧，炒菜烫酒我都会。”

姚淑兰瘦削的脸上浮出一丝惨淡的笑容：“你爹嘴刁，还是我去吧。你那两铲子恐怕还对不上他的口味，免得他又来撂筷子、砸酒杯。”姚淑兰强自挣扎起来，戴上双层口罩，由纾儿扶着走进灯光昏暗的厨房。闻着呛人的煤烟和油雾，她就开始剧烈咳嗽，咳着咳着一口黑血吐进痰盂，纾儿连忙扶娘坐下。“不要紧，这一阵子天天在吐，我都惯了。”等到喘息稍平，姚淑兰又硬撑起来，边用石灰水洗手，边对慕容纾说，“我上灶时，你要仔细看，好好学。你外公是老把式，炒、炸、烩、溜、蒸、烧都是顶呱呱，他常说浙江菜讲究的是清香、脆嫩、爽鲜，不下工夫是学不好的。将来我死以后，你爹要吃家乡菜，就只能由你做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慕容纾的眼泪夺眶而出。“牛棚”门口突然响起一个冷涩的声音：“两人陪着，写了半夜，究竟交代了点啥啊？”随着声音，那个身材矮胖的女人扭着大屁股拐了进来。这个女人叫温绍芝，因为她的身材像个梨形，屁股大得与全身比例严重失调，走起路来甩来甩去；而重庆人在解放前的民俗语言又把屁股叫做箩筐，于是有个促狭鬼就给温绍芝取了个“箩筐”的绰号。因为形象贴切，渐渐就流传开了。

温绍芝原是外经贸局计财科的科员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爹是在“镇反”运动里被枪毙的伪宪兵连长，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她都表现得特别“左”，以此表示自己立场坚定，爱憎分明。在这次“文革”中，因为造反较早，骂“走资派”最毒，打“牛鬼蛇神”最狠，因此混了个造反团三号勤务员的头衔，是市里财贸系统有名的“四大泼妇”之一。昨夜，就是她根据一个神秘人物的指示，纠集几个造反团员，到朝天门河街将慕容纾连夜抓回机关进行批斗，然后把她关在局里地下室的杂物仓库里，逼着慕容纾交代罪恶历史，深挖反动阶级根源。

今天一大清早，温绍芝赶到机关，从“看守”涂士贞手里要过慕容纾的交代材料，草草看了一遍就大发雷霆骂道：“慕容纾，你光写这些陈芝麻、烂谷

子的家务事，是不是要说明你是苦大仇深的‘红五类’出身，想减轻罪行，蒙混过关？”她说着将手上的几页交代材料呼地扔向慕容纾脸上，“重新写，割资产阶级尾巴要一不怕痛，二不害羞，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。首先要写你是怎样混进共产党的，然后再写你是如何勾搭上国民党那些大官太太、一起坑害劳苦大众的。”

慕容纾从地上捡起那几页交代材料，冷淡答道：“我写的都是实情，不信可以去调查嘛。”停了一停，她又问道：“可不可以让我喝点开水？”

“你这种态度喝尿都不够格，还要喝开水，是不是还想泡壶沱茶提神？”涂士贞也跟着乱骂。

“给个杯子行不行？”

“女厕所里有痰盂，各自接水喝嘛。”说完，温绍芝大屁股一扭，走出了霉气扑鼻的地下室。

慕容纾扶着墙壁慢慢走进女厕所，用手捧着喝了几口自来水，再用冷水抹了抹自己血污肮脏的脸，稍微清醒些后，又继续她坚持实事求是的交代。

“我在国立二十四中读书时，级任老师马华是个归国女侨。她教英语，不仅教学态度认真，而且发音纯正；又对学生十分爱护，还特别喜欢我们几个家庭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生，我接受进步思想实际就是从她那里开始的。马华非常爱国，不时在课堂上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、腐败无能，但渐渐就有传言，说她是共产党员。在马华上课时，训育主任经常派人悄悄躲在教室外面偷听，进行监视和搜集材料。

“1941年1月‘皖南事变’发生后，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。我那时正读高中毕业班，级任老师还是马华。二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她悄悄把我叫到寝室轻声说道：‘特务把我盯上了，我要马上离开学校。已经和设在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联系好了，我到那里还教英语。因为马上就要开学，所以学院叫我立即前去报到。我怕这里的特务找麻烦，所以请你明天清晨去长途汽车站，帮我买一张后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到重庆的车票，我好赶快脱身。’

“我二话没说，接过票钱就走，第二天上午便把票送到马老师手里。但她又愁怎样离开学校：‘那个姓刘的女训育员和女生宿舍的舍监，都把我盯得死死的，首先就要考虑怎样离开宿舍和学校。被盖和行李可以不带，但随身换洗衣服和英汉大词典总得带着呀！’马老师正在发愁时，我突然想起一个同学——钟克，他和我同班，南京人，爸爸在重庆当公务员。钟克是跟着学校逃到贵阳

来的，日常功课不怎么样，但为人正直，思想进步，爱笑爱闹，同学们都喊他‘小闹钟’。钟克的鬼主意特多，我们说他是‘吃芝麻长大的，满肚皮净是点子’。我对马老师说准备去和钟克商量一下，她听着笑了：‘看这鬼灵精又能冒出点什么坏水？’

“在第三节课休息时，我找到了钟克，三言两语讲明来意。他在操场里原地转圈，神神道道地念念有词：‘第一关是怎么混出宿舍，逃出学校。第二关是怎么逃过盘查，混上长途客车。’这时上课号声响了，钟克挥了挥手，还像平时那样叫我的绰号说道：‘木梳，你上课去，别耽误本山人设想神机妙算。’我进教室上了半节课后，才见钟克溜进教室，恰巧被语文老师见到，老师问：‘钟克，干什么去了？’

“‘报告老师，肚子拉稀！’一句话引起哄堂大笑，钟克冲着我眨了眨眼睛，还神秘地一笑，我知道他的鬼点子想好了。午饭后，我和钟克一起向马老师作了汇报，经过推敲，她同意后，我们分头开始准备。钟克忙天火地跑去市民医院传染科，找他在那里当传染科主任的姑妈。我却跑到小街的草药摊上买黄栀子和草药千里光。到了晚上我们碰头后，又把钟克一个老邻居的小儿子、后来成了孤儿的小同学丰良（这时正在国立二十四中读初中一年级）找来。说明真实情况后，丰良十分乐意地让我给他收拾打扮。

“当时学校伙食很坏，但每月能打两次‘牙祭’，照例是在‘牙祭’当天早晨吃油炸花生米下白米稀饭。同学们都把这一天当作节日看待，病情再重也不缺席。偏偏在第二天清晨，同学们早早进了食堂，丰良却姗姗来迟，病恹恹地，脸色和眼睛都变得焦黄焦黄，眼眶还泛着一圈青紫。他看见黄酥酥的油炸花生米直打‘干哏’，说是‘焖油’，只是舀了碗稀饭喝过后就回宿舍躺下，中午的红烧肥肉也没去吃。他班上的级任老师闻讯赶来探视，认为病情严重，马上请来校医诊断。校医对哼哼唧唧的丰良进行听诊、叩诊、指压，还扶着丰良在玻璃管内撒了泡尿。一见尿液金黄，校医马上作出诊断：‘十有八成是急性黄疸型肝炎，传染性很强，必须马上送进医院隔离治疗，否则可能发生大面积传染。’

“这个消息立即又汇报给湖北籍的老校长。因为他经常把‘什么’说成‘么什’，所以学生们在背后都叫他‘么什校长’。他听到此消息后也赶到学生宿舍来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丰良，立刻安排校医去市民医院联系救护车和病床。下午校医回来说市民医院唯一的一部‘老爷牌’救护车又坏了，争取在晚上到学校来接病人。

“说实在的，我真佩服丰良的表演天分。他的病人形象是我用黄栀子和草

药千里光分别熬水化的妆；他撒的金黄色尿液是钟克姑妈给的一小瓶维生素B片，被他连续超量服用后造成的。但他那病恹恹、看见红烧肉还‘焖油’的形象，特别是在校医对他进行肝部按压、叩诊时那痛苦不堪的表情，真是令人叫绝。丰良才十三岁呀，我想他将来肯定会成为超一流的表演艺术家的。

“下午我逃学了，跑到市民医院，躲进钟克姑妈的宿舍，直到晚上断黑以后，我才换上一身白色护士装，跟着钟克的姑妈钻进了救护车。那两个小时的紧张过程，我至今难忘。”

漆黑的夜晚，坑坑洼洼的马路上，一辆破旧不堪、全身发响的救护车，开着昏黄的车灯像头老牛似的向着国立二十四中行进。后车厢里坐着医生、护士和两个抬担架的护工。他们都戴着双层口罩，脸面遮得严严实实，只剩下一双双眼睛在沉滞地转动。好半天救护车才驶进学校大门，刚下晚自习的同学们都围着汽车来看。“么什校长”和校医领着医护人员急匆匆向着男生宿舍走去。途中，一个护士边跑边脱白色衣帽，斜刺地溜号向教工宿舍跑去。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人影跑来，“护士”连忙躲入小树丛后，等那人影跑过以后，才加速冲入马华老师的寝室。

原来在救护车拉着铃铛开进校门之时，负责监视马华的外号“刘歪嘴”的女训育员，正躲在教工宿舍的信件收发室里盯梢。忽然桌上内部电话的铃声骤地响了起来，“刘歪嘴”懒洋洋地拿起听筒，但刚一听到声音她的脸色马上变得十分恭顺，因为听筒里响起的是“么什校长”那浓重的湖北口音：“刚才有学生来说，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，在大操场尽头的女厕所里乱搞，你快跑去看看，究竟在搞么什？”

“校长，我奉训育主任的命令，正在监视赤色分子马华，明天就要抓她了。”

“快去快回嘛，我在大门校警室看着咧，你（家）怕么什嘛！”

“刘歪嘴”听了不敢怠慢，放下话筒，拿起电筒，顺手抄起一根童军棍，急急慌慌就向几百公尺外大操场尽头的女厕所跑去。

“马老师，快换衣服！”气喘吁吁的慕容纾把白色的护士罩衫、帽子、口罩迅速递给马华。不到五分钟马华便穿戴整齐，慕容纾帮她提着一个沉重的小皮箱，两人飞快地向校部办公室前跑去。马华扭开急救车车厢后门，立即爬了上去，接过慕容纾递来的小皮箱，马上关了后车门。慕容纾这才回过头来，向着人声喧嚷的男生宿舍跑去，在半道上就看见两名护工抬着丰良，“么什校长”和校医陪着钟克的姑妈风风火火走来，一大群看热闹的学生在担架后面跟着。

慕容纾正在张望，忽然衣袖被人一拉，回头看却是钟克，便轻声说道：“马老师上车了。”

“好，刘歪嘴恐怕现在跑拢大操场女厕所了，正在‘捉奸捉双’哩。我两个‘么什’和一个‘你（家）’就吓得这跟屁虫生怕跑慢了。”小闹钟的语气里透出了得意。

“先别臭美，明天上长途车又是一道关咧。”

等他们走到校门，救护车已经发动，“么什校长”和一大群同学正在招手遥祝“丰良好生养病”，“早点康复回校”。

第二天清晨，喧嚣杂乱的贵阳长途汽车站。

还不到六点钟，军统派驻车站的稽查室张主任便被市党部送特急件的差役叫起床来。他刚看完信件便忙天火地将手下的四名稽查喊醒，叫来布置紧急任务。说市党部通知，昨天夜黑潜伏在国立二十四中的一名重要赤色分子马华突然失踪，可能逃向重庆新华日报。叫我们注意检查往重庆方向去的旅客，发现马华立即逮捕；如果拒捕，格杀勿论。公函里还附了一张马华的近照，大家都传看一下。

四个小特务抽着香烟还哈欠连天，他们轮流观看马华的相片，“戴无边小眼镜，头发烫的大波浪”，“怪摩登嘛”，“瓜子脸、柳叶眉，美人一个哩”。特务们鸡一嘴、鸭一嘴地嚼着舌头。

“呃，七点半就有一班开息烽的木炭车，大家快去吃吹吹稀饭，吃了好上班。”

窗外，一部以枏炭（优质木炭）为动力的短途客车正在升火制汽。一个司机助手使劲摇着瓦斯发生炉上的手柄，“呜呜、呜呜”的响声吵得人们说话、听声都很困难。才七点钟，旅客们就排成长队，等候验票上车。稽查室张主任口袋里装着马华的相片，正在对旅客挨个检查放行。但见行列中有一年轻小伙，身着市民医院护工的土白布罩衫，脸上戴着双层口罩，一双黑眼珠儿直转。他扶着一个女病号，浑身上下穿着破旧的土蓝布衫裤，短发齐耳，也戴着双层口罩，半边脸捂得严严实实。

“你们是哪里的，到息烽干啥？”张主任目不转睛地盯着女病人。

“我是市民医院传染科的护理员罗尚志，来送这位病员回息烽老家。”护理员摘下口罩，赔笑答道。

“她啥病？摘下口罩让我看看。”

“长官，她得的是黄疸型传染性肝炎。”护理员摘下病人口罩，只见她面目

蜡黄，双目深陷，眼圈发黑，两眼无神地望着张主任。

“既然是传染性病人，还扶着到处乱跑干啥？”张主任眼珠儿一翻，“咦！病人出院却由医院派人护送，她家里人咋不来接？”

护理员撂下病人，把张主任拉到一边悄悄说道：“你看她的肚子，已经长了‘腹水’，活不到几天了。她家里的人把她抬到医院就再也不管，钱也不交，连吃饭的钱都是医院垫起的。赖了半个多月，医院招不住呀，这是硬押着回她息烽老家的。”

张主任听了，再仔细看了看病人微微鼓起的肚腹，确像长了“腹水”，这不再多问。他往下移步，又去检查后面的旅客。但走不几步又突然回转身来问道：“你叫啥名字？在医院干啥？传染科主任是哪个？医院有电话没有？我要打电话去查对。”

护理员对答如流：“我是市民医院住院部传染科的护工罗尚志，平时负责在病房里扫地抹屋倒痰盂，送重病员去照爱克斯光，病人死了，也由我推尸体进太平间。”接着他又把传染科主任的名字、医院总机号码、传染科分机号码一一作了报告。

张主任侧身对跟随的稽查员说：“打个电话到市民医院传染科查对一下。”

“要得，如果我说得不对头，你们就把我和这个病号都抓起来，不过要管吃管住管药费，她死了你们还要送她上山。”

“想得美，是不是还想给你发工资、找媳妇！”张主任恶狠狠丢下一句话，又去检查下面的旅客。

隔了好一阵子，那稽查员才跑回来对张主任耳语道：“找了传染科的钟主任，她说这护工说的都是真话。”

张主任这才挥手放行道：“上车去坐最后一排的角角，口罩戴巴实点，免得传染别人。”

木炭汽车每小时只能走十五公里左右，到息烽走了三个多小时，“护工”钟克扶着“肝炎病人”马华最后下车。出站以后，他们先到一家小面馆填饱肚子，然后在面馆后面的大石水缸旁边反复清洗，恢复本来面目。马华又到厕所里取出了腹上塞的小棉枕，并按钟克的主意换了一件灰色夹衫，罩上一件褐黄色粗呢外套，戴上一副黄框眼镜，然后找了一家小茶馆，坐到躺椅上和钟克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着。等到下午一点钟，钟克才去息烽汽车站买了两张回贵阳的车票。此时由贵阳开往重庆的以酒精为燃料的班车到站，按惯例它要在息烽停留二十分钟，让车上旅客下车解手、喝水。钟克眼尖，一眼就看见慕容纾身

穿和马华一样的灰色夹衫，外罩褐黄色粗呢外套，戴着一副黄框平光眼镜，提着口小皮箱，正在四处张望找人。他赶快跑了过去把慕容纾带进了小茶馆。

“马老师，这是车票，三排五号靠左窗口。车上的人谁也不搭理谁，待会儿你就混在下车解手的旅客里面上车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慕容纾气没喘完就说了开来。

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”马华紧紧握着两个学生的手，又关切地问慕容纾道，“在贵阳上车时没碰到麻烦吧？”

“嗨，三个贼眉鼠眼的中年人，比对着一张相片，把我盘问了好久好久，最后还是让我上了车。”

马华欣慰地笑了：“总算是有惊无险，平安过关。纾子，我真诚地希望你能考进成都金陵女大读书，让我们继续相见。小钟克，我也非常希望能再见到你，并和你一起进行革命工作。你的功课虽然还要加油，但我发现你是个干地下工作的好苗子。”马华说得真诚而又坦率，她突然想起，“小闹钟，这次你垫了不少车票钱吧，现在我还给你。”

钟克嘻嘻一笑：“马老师，穷家富路，你就多带点钱在身上吧。我老爸早就不当那穷公务员了，改行去开棉纱、布匹字号，大肆投机倒把，发国难财。现在我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可能比你的薪水还多咧。”

“那就谢谢你了。高中毕业后，你准备考哪个大学呀？”马华问道。

钟克牙疼似的咧了咧嘴：“我这成绩考名牌大学是没指望了，老爸叫我到重庆考求精商学院，将来好接他的班。”

“子承父业，也去当棉纱蛀虫，发国难财。”慕容纾狠狠地挖苦了钟克一句。他们正说笑着，忽然一个声音大声吼叫：“去重庆的旅客马上来上车了！”马华接过小手提箱，向两个学生点了点头，就混进旅客堆里挤上车去。

“马华老师走了三个多月，学校进行了毕业考试。小闹钟的成绩是全年级倒数第五名，但也拿到了毕业文凭，遵从他老爸的意思，到重庆考进了求精商学院，和他的女朋友冯小姐一起，都读金融系。作难的是我，虽然以全年级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，考取就设在贵州省湄潭县的浙江大学没有问题，但大学四年的学费和食宿费从何而来？我娘催着我爹拿主意，过了两天，我爹才说：‘纾儿实在要上大学，就只有把我那件貂皮领子的狐皮大衣拿去卖了，还能管两三个学期。’但是当家的五姨娘一听就吵开了：‘一家六口人吃饭都没着落，还读啥大学啊！趁早回家，接过她娘那把锅铲，也替家里省几文开销。’”

“支持我上大学最坚决的当然是我娘姚淑兰，虽然她长期咳血，身体越来越